



露浓浓

□ 路来森

立秋后，露水就多了，就重了。

如《诗经·郑风·野有蔓草》所叙：“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很是喜欢“漙漙”二字的表述：露水浓重——给人一种清凉凉、湿哒哒的感觉。

清晨，山野，沿山道缓步而行。道边，杂草丛生，草蔓蓬蓬。走不了几步，乍然就感到脚腕一阵湿凉，俯首凝视，裤脚已然被露水打透。对，是“打透”，乡下人不叫“湿透”，露水多，露水重，露水凉，露湿裤脚，有一种穿透般的感受，一个“打”字，方得彰显出秋露的那份力量感，那种秋瑟感。

露湿裤脚，秋凉，丝丝缕缕，如一股芥末辣，浸润你的肌肤、心灵。

不过，不要紧。你不会因露湿裤脚而烦恼。毕竟，是晨露，晨露凉，晨露美，晨露更有一种特别的气韵。

俯身蹲下，你可以就近欣赏晨露之美。露珠，一颗颗，缀在草叶上，缀在草尖上，那样晶莹，那样透亮，如少女稚纯的水晶心。稍有风吹，草叶摇摆，一些露珠便会柔软滚动，就会啪然落地。露珠的滚动，真美，柔滑如丝。露珠落地，声至微，但你却仍然能听出它的清脆，听出它的响亮，仿佛晨曦乍露，油然而生一份莫名的欢喜。

远望，远望更美。

稍近处，是山坡，草青青；更远处，也许就是一片庄稼地，广袤袤。近处的草地，露珠滴滴，珠圆玉润，清光映目，仿佛繁星散人间；远处的庄稼，看不清任何露珠，但你却能看到庄稼上浮泛的湿润润的亮白，那是露珠洋溢的光，天光之下，湿滑滑，明亮一片，浩然一汪，这个清晨，因此而一派圣洁。

有鸟群，从庄稼地上空飞过，飞得很低，很低，几乎是擦着庄稼的叶子。难道，鸟儿的翅膀，也被露水打湿了？或许是的，要不，那鸟翅上，怎会闪烁着明朗的光？鸟的飞翔，携着露的光芒，清赏，醉人。草地上，偶有蚱蜢跳跃，或者飞起，翅膀一闪，亦是晴光莹莹，那短暂的瞬间，仿佛也携着露的清香。

太阳出来了，光芒普照，于是，每一滴露珠，都化为一颗小太阳，散溢出璀璨的光芒，不同的角度，光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繁富而美丽。那种美，该怎样形容呢？有声响，有一种哗啦啦流水淌过的质感。

太阳在升高，露珠在瘦身，瘦身的过程中，一滴露珠，化为汽，化为光，化出香……

一滴露珠，是有生命的，是有思想的。

每到秋天，月朗星稀的秋晚，我就喜欢，院中品茶。

庭院中，置一矮桌，老红茶一壶，慢慢吃来，缓缓品味。我藉此以消闲，藉此以怀想，整理白日子里纷乱的心绪，品个中人生况味——如知堂老人所言：“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

夜渐深，月渐高，晚凉生。银辉满院，凉气浸身，回手抚摸脊背，恹恹有湿气，便知露水降了。举首望向庭院东墙，东墙上爬满扁豆、丝瓜的藤蔓，此时，藤蔓哗然一白，一亮；白而亮的不仅仅是月光，还有布散枝叶的露珠。

触景生思，就想到了杜工部的两句诗：“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遥想当年，杜工部书写此诗句时，定然也会想到他故乡的庭院的；也许，杜家庭院的墙头上，也爬满了扁豆蔓、丝瓜蔓。

那个秋夜，月满院，霜满院。所以，若干年后，远离故乡的杜工部，才“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乡愁何处寄？故乡一轮月，庭院露浓浓。

雪白的、巴掌大小的，上面划好了一个个小方格的糖块，掰下一个“小方格”，便是一片薄荷糖了。

如今，这种往日的糖果鲜有人知，但我深信，在那个已然远去的村落，在许多村里仍纷繁的夏天里，一片薄荷糖就是一份甜蜜的极致。

垭里远房的二爷，一个瘦高个儿，打理着那家全大队唯一的杂货店（当时叫“代销店”）。所谓“大队”，如今叫“村”。“大队”底下有“小队”，“小队”也就是今天的“组”。代销店在大队部，大队部呢，恰好就在我们垭头。垭里人都说能识文断字、扒拉算盘珠子，在店里站柜台的二爷，脑袋瓜灵光，手脚利索，是个角色。

二爷的杂货店里，一年四季香气四溢，氤氲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混合气息：雪花膏味、蚌壳油味、老红糖味、芝麻饼味、散装白酒味、散装酱油味……对于垭里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去一回二爷的杂货店，差不多就像上了一趟街，见识了那些花花绿绿、稀奇古怪的东西，是日子的色彩。

每逢祖母要去二爷的杂货店，我和弟弟都争着做伴，但祖母却不乐意带。带个馋嘴贪吃的到店里，难免花冤枉钱。那时候，垭里人谁手头都没攒着闲钱，祖母也没有。一点零碎角儿被祖母拿手帕包了几层揣着，分分厘厘都得算计。

尽管二爷的杂货店里什么物什都

有，木板拼搭的货架上摆得密密麻麻，但我记得牢的，吸引我瞄来瞄去的东西还是薄荷糖！其实，那个时候甭说特别清凉、香甜的薄荷糖，即便是随便的一颗什么糖也诱人呢，在垭里，那是得碰上哪家订亲、办婚事，或者盖新屋竣工上梁，小孩子才有机会品尝的东西。一颗糖含在嘴里，不咀嚼，慢慢吮吸，任其融化，滋味无与伦比……

在整个燥热难耐的夏天，二爷杂货店里的薄荷糖格外让人惦记：油腊纸包中，一整块一整块的薄荷糖摆在哪儿，码放得整整齐齐，散发出幽香。许多时候，我能得到的薄荷糖往往是一份奖励或者酬劳。祖母说“拿扫帚帮着把屋里扫一扫”“去取里扯一窠猪草回”“哟，落阵雨了，快把门外头晒的衣裳收进来”……待我卯足劲儿，乐颠颠地心急火燎地完成祖母指派的活儿后，自己的那个想吃薄荷糖的小心愿，才得以实现。

回过头，我不禁想，那样清凉、幽香的糖果，究竟是用什么神奇的东西做成的？一片一片的晶莹剔透的薄荷糖，在倏忽而逝的时光里，让人倍感幸福，念念不忘。

二爷的杂货店里，除了五花八门的各种货品和让小孩子惦记的糖果零食之外，还藏着一份稀罕物——萝卜条。店里的拐角处，揭开坛盖，一口陶缸内，二爷捏双长筷子上一扒拉，那油光锃亮、浓香扑鼻的下饭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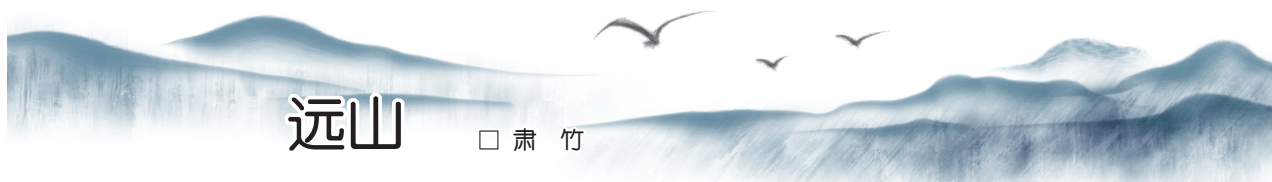
一一萝卜条，便被挟了出来。

看起来，萝卜条也就是在切成条状的东西上，拌和一些辣椒末和食用油的酱菜，本质就是最普通不过的萝卜。可谁曾想，这原本不起眼的，家家户户都种的白萝卜，经城里的工厂一捌伤，摇身一变，成了乡亲们念念不忘的美味佳肴。但再怎么美味，萝卜条终究属于咸菜。咸菜，垭里的姥姥、婶娘们都会腌，但却腌不出二爷杂货店里萝卜条的那份看相，那份味道。

咸菜调口味，属咸菜性质的萝卜条也理应作为其他菜肴的附带“佐料”，但实际情形却是，一碗红润、鲜艳的萝卜条端上饭桌，色香诱人，辛辣爽口，没两天就被家里人撵得干干净净。那种许多人嗜好的萝卜条，爽脆、劲道，很下饭。即便不是在吃饭的时候，偷偷拈一根丢进嘴里，也让人咂咂半天，回味无穷。

二爷的杂货店到底经营了多少年？我记不清了，麻利干练的二爷也在我上学念书后的某年，因病撒手人寰……

光阴荏苒，时移易易，许多东西已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但二爷的杂货店却在我记忆里留了下来，像一道印迹，连接着童年，乡亲，还有四季。二爷杂货店里的香气似乎不时飘来，久久不散，薄荷糖、萝卜条、粗肥皂、搪瓷盆……那五味俱全的气息是旧物的温柔，岁月的芬芳。



远山

□ 肃竹

远山究竟有多远，这个问题是在童年时候产生的。那时候一出门，就能看见山，而穿过层层叠叠的山，在南边远远处横着一道长长的山脊，当地人称之为环担梁，但是它不是环形的，而是直直的像横着扁担的山梁，因为方言中的将“横”发作“环”音，所以写作了“环”。环担梁很长，到底有多长也没有一个说法，但是我们东西走向走五六十里路，它依然能挡住我们向南的视线。

小时候和众多山里孩子一样，都有一个疑问：“山的那边是什么？”也许我们都知道是山，但是却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山。直到有一天，爬上了老家背后的高山，看见北边还有一片层层叠叠的山，山逐渐变矮，一直连绵到视野尽头。而向南望，环担梁依然挡住了视线，才知道我们这片大山在这辽阔的山脉中，还不是最深的所在，那么环担梁的那边到底什么样子呢？

这个疑问也许现在不算疑问了，因为随着年龄增长、阅历提升，也知道那只是整个大巴山山系的主峰之一，还不是最高峰，而它的南边还有几百里的大山。而我，依然没有走到山的那一边去看看，所以也还是一个谜。

在山里长大，从山里走出，对于山的感情是深入骨髓的，对于山的理解也是深入灵魂的。这些年一直想说说关于大山的话题，但是总觉得是那样的沉重，却又感到自己对山的理解依然不够，就如同遥远处的环担梁一样，天天看着它，却充满了疑问和困惑。

也许是因为对于故土太过于热爱吧，所以每次写到山，都会很认真。或许是因为对故土爱的深刻吧，所以我将用力去思考远山，去感受山的遗憾与梦想、苦难与挣扎，去碰触山的疼痛，去释放水的奔流，为大山的成长，种下一粒属于自己的种子，让它成长，守住我最初的梦想和眷恋。

非常之痛

□ 张忠报

医院的采血处一共有四个窗口，每个窗口都排着几个人，有的是年轻人搀扶着老人，有的是丈夫陪着妻子，有的是妈妈抱着孩子。因为正是早晨刚上班的时候，所以排队的人比较多。窗口内身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忙碌着，正在给把手臂伸进窗口的患者扎针抽血。

那天我因为感冒也做了个血常规检测，我静静地坐在候诊椅上，看着走廊中在家人陪同下走过的患者，他们和窗外城市街道上形色匆匆的人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的节奏是慢下来的，无论你有多么重要的事情急于处理，一旦因病就医，你就必须服从医生的安排，挂号，问诊，做检查，等结果，拿药，接受治疗……

就在我低下头习惯性地浏览手机的时候，突然听到声嘶力竭的哭闹声。我循声望去，只见在最右侧的窗口处，一位十三四岁的孩子正拼命挣扎着——那是个胖墩墩的浓眉大眼的男孩。本来他已把胳膊伸入了窗口，可是当医护人员给他扎上橡皮管，拿起消毒棉球和针头的时候，他突然大叫着抽回了手臂。

男孩的爸妈万分着急地制止着，但怎么摁也摁不住。

这个男孩的力气很大，两个大人都按捺不住。后来他又在妈妈的举落下把手臂伸入了窗口，但一瞥见医务人员再次举起针头的时候，又本能地尖声哭叫着把手臂抽出来。

这种难以控制的场面引起旁边所有人的注意，大家都为之失笑，但又爱莫能助。

几次三番之后，男孩的妈妈几乎要放弃了。窗口内的医护人员是位四十多岁的妇女，看上去她十分有耐心，“要听你妈妈的话。”她平静地对那个男孩说，“其实根本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痛，没看到刚才那个三岁多的小弟弟都能坚持吗，你看上去就是个勇敢的男孩，所以更应该配合！”

几经劝说，最后那个男孩再次鼓起勇气把手臂伸进了窗口，虽然整个过程他依然在不停地哭着，但终于配合着医生完成了抽血。

抽血完毕，那位满头大汗的妈妈终于长吁了一口气，“是吧，不是很痛吧。”她一面笑着对渐趋平静的孩子说着，一面又转过头很是感激地对窗口里面的医生道谢。

“根本没有想象的那么痛，”这真是一句深含哲理的话，包括我在内，刚才有很多人都在晒笑那名男孩无限放大的恐惧，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经常对尚未发生的事深感恐惧或过于担心，而一旦真正面对的时候，才发现结果未必如我们所料的那样糟糕。更多的时候，只要鼓起勇气，我们就能战胜即将面对的困难和挑战。

买菜记

□ 孙邦建

单位门口有一段百米长的斜坡，斜坡的人行道上常有一些流动商贩在售卖蔬菜、水果和鸡蛋。

天气晴好的日子，我喜欢步行上班。家里到单位不到半小时路程，需要穿过一片老街区和两条小巷，走走看看，可以切身感受平凡的烟火气。快到单位那段斜坡，我会刻意放慢脚步，有意无意观察街头的小商贩。这些小商贩基本是城郊的农民，家里有些多余的果蔬和鸡蛋，拿来换些零钱补贴家用，也有极个别是靠售卖这些为生的。

我一般都会与他们保持一点距离，主要是感觉走太近完全无视她们热情的吆喝和期盼的眼神有点难为情，可家里委实也吃不了多少果蔬。当然如果确实需要，我也会买一些，比如新鲜的玉米和山药，可以炖排骨，土鸡蛋炒辣椒我也喜欢。扫码付钱，也挺方便，但有时也会发生一点小插曲。

有一次，我买了十多个土鸡蛋，下意识想要扫码，却发现没有二维码，看着老奶奶热切的眼神，我赶紧到旁边一家熟悉的文具店换了一些零钱。

这天我到单位吃完早餐，走路到附近的一家单位开会，途中看到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在卖青菜和茄子。我赶着开会没有逗留，待回来时天下起了雨，街上的小商贩基本走光了或在屋檐下躲雨，只有老人还缩在一把折了伞骨的雨伞下，缩着身子。实际上这几天气温变化大，下雨了又刮点风确实有点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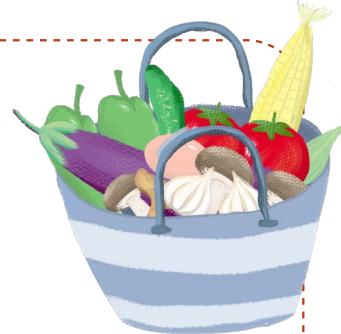
我突然想起已经过世的爷爷，老人家大半辈子都以卖菜为生。我印象最深的是上初中那几年春节前，爷爷经常把我从温暖的被窝里拎出来，叫我跑步去离家两公里的菜场外面抢占有利位置，为随后骑三轮车赶来的爷爷奶奶打前站。

想到这，我到文具店兑换了一张百元钞票，把老人所有的青菜和茄子都买了，整整装了两大袋，又要了几个小袋子。

回到办公室，我把青菜和茄子分成五份，私底下给几个关系要好的同事，只说乡下亲戚拿来的，大家尝个鲜。

有同事从在微信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后面跟了五个赞，正是我买菜背影。

我发了一个笑脸，回了四个字：心照不宣。



无人的角落

初秋，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
让刚刚绽放的紫薇花，落英缤纷
风歇了，雨停了，一片片凋零的花瓣
似乎在无人的角落
暗自叹息与哭泣

夕阳余晖越过庭院直射而来
好似伸出一双双温柔之手
抚慰一颗颗受伤的灵魂
瞬间，一片片凋零的花瓣
仿佛，重逢生命第二个春天
转念想，纵使落花成泥
也要肥沃沃下的土地

月光如水

河水潺潺，草木芬芳
独自漫步河边
披一身皎洁的月光
我在走，河水在走，月亮也在走
如丝如缕的月光
仿佛母亲多年的唠叨
千里之外的故乡
今夜是否明月当空

故乡，月光下的村庄
果树在阵阵吠声中
谈论各自的梦想
此刻，年迈的母亲
是否依旧等候着电话
弟弟是否依旧盘腿坐在床上
和弟媳一起，一边看新闻
一边清点今天的收获

今夜的月光，与千年前盛唐的月光
是否一样？诗仙李白的千古名句
又一次在耳边回响
圣洁如水的月光
一如我淡淡的乡愁
总是在异乡寂静的夜晚
一遍遍流淌

秋山静

天高云淡，秋蝉还在做最后的告别演说，入秋以后，每片叶子都在计算自己的归期了。

而故乡门前的秋山，越来越领悟季节的提示了。先是松针一根根变黄、凋落，而后一部分枫叶开始从浅红向通红过度。山间的一条小溪，还在流淌，但是速度明显下降了，听不见春天的潺潺，也看不见夏天的明亮了。

有一眼无名泉水，村民们只要路过这里，总要停下来，蹲下来，手捧泉水喝上几口。据说这甘甜清冽的泉水从来没有干涸，也没有外溢，也许不自满才是圆满的根本所在。

秋山顶上，最安静的要数夜晚那轮高悬的明月了。祖祖辈辈的村民们都住在山里，都被这轮明月照着，所以，他们都喜欢枕着皎洁的月光安然入梦。

秋山脚下，那块玉米地，金黄一片，它们与屋后水稻的成色几乎一模一样。村民们等待丰收的喜悦心情，已经开始蔓延。

秋山静，不知道为啥，它越安静，我思念故乡的心潮就越澎湃。

二爷的杂货店

□ 祁文斌

